

中日关系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

爱国名将邓世昌

敬知本

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一九八四·五

爱 国 名 将 邓 世 昌

敬 知 本

邓世昌是甲午中日海战中牺牲的著名海军爱国将领。他和平壤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左宝贵一起，在史上并称为“双忠”①。

邓世昌，字正卿，广州市河南龙导尾乡（今属广州市海珠区）人，生于一八四九年（道光二十九年）。由于其家乡是外国资本主义首先入侵的地区，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，他自幼便目睹了洋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、为非做歹的罪恶行径，很早就萌发了仇恨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思想。他身体强壮，沉着有毅力，而且心怀大志。他于少年时有一次随父到上海，看到每天都有一些欧洲轮船驶来，便悲叹地说，“中西互市久远，人日驭风涛，稔知我国厄塞，若我国不以西法练海军，一旦强邻肇衅，何以御之？”②一八六八年（同治七年）他怀着救国的志愿，远离家乡到福建，考入了左宗棠创办的当时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——福州船政学堂，是该校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③。他在学期间，能用英文写笔记和会话，凡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绘图、测量、轰击、撞截诸法，无不研习精通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是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中的佼佼者。

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，一八七一年（同治十年）他被派到建威练船实习，随船巡历南洋各岛，随之被命为琛海兵船大副，以后历任海东云、振威、飞霆等兵船管带。一八七九年（光绪五年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，听说邓世昌“熟悉管驾事宜，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”④，便将他调到北洋海军，管带镇南炮船。一八八〇年（光绪六年）李鸿章派记名提督丁汝昌去英国接带订购的超勇、扬威两只巡洋舰，邓世

①《清史稿》列传二四七。

②《清末海军史料》三五四页。

③同上书，四三六页。

④《番禺县续志》卷二十三。

昌随其前往并负责驾驶扬威舰，回国后遂任扬威舰管带。一八八二年（光绪八年）邓世昌驾舰护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赴朝，援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。由于邓世昌在此役中有功，他“鼓轮疾驶，迅速异常，迳赴仁川口，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”^①，被清廷赏以勃勇巴图鲁勇号。一八八四年（光绪十年）中法马江战役之后，李鸿章奉旨拨北洋海军超勇、扬威两舰赴闽援护台湾。邓世昌先奉命驾舰到沪修理，旋被调赴朝鲜平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虽未得以直接参战，但福建水师“艤舻破碎，将校伤残”的悲惨局面深深地教育了他，使他进一步增强了为保卫祖国海疆而献身海军事业的决心和意志。一八八七年（光绪十三年）邓世昌以参将衔被派往英国接收致远等四艘新购巡洋舰，回国后升副将兼致远舰管带，次年擢总兵加提督衔。一八八八年（光绪十四年）定海军经制，丁汝昌任北洋海军提督，次年邓世昌借补为北洋海军中军中营副将。一八九四年（光绪二十年）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，见邓世昌“训练得力”^②，乃奏准为他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。

邓世昌生活的时代，正是我国海疆不固，外侮一天天加深，全国各阶层人士救国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，他认为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之所以列强步步入侵，国势日蹙，其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。因此，他调到北洋海军后，救国之心益切，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，他不惜殚精竭虑地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。当时北洋海军“总兵以下多陆居，军士亦去船以嬉”^③，而邓世昌和他们截然不同，“非时不登岸”，工作忠于职守。他不仅能和士兵同甘共苦，而且很注意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，“在军激扬风义，甄拔士卒，有古烈士风。”^④他还经常在军中说，“人谁不死，但愿死得其所耳”^⑤，用以提高士气和部属的爱国觉悟。一八九一年（光绪十七年）北洋海军举行第一次会校，邓世昌督察船务尤力，不稍休息，有人担心他累坏身体，劝他注意节劳， he却说：你没读过古书吗？古人以身许国为职志，何况我们身为军人。只要对国家有利，个人的生命算不了什么。我们应该不怕艰险，随时准备为国家献身才是。在中法战争期间，适值邓世昌父亲去世，但他以军人的卫国天职为重，并不请假回家守孝^⑥。

邓世昌在为中国创建近代海军付出巨大心血的同时，还特别注重学习外国，是一个

①②⑤《番禺县续志》卷二十三。

③《清史稿》列传二四九。

④《清末海军史料》三五六页。

⑥《邓世昌遗事及其有关文献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一九八二年第二期。

“西学湛深”，“精于训练”的海军专家。他每次出国都认真考查西方海军情况，在参观英、法、德各国海军营垒时，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；而且每次回国航行途中，都率领部积极演练海战战术和舰船技术。清人余思贻写的《楼船琐记》一书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。一八八七年（光绪十三年）八月，邓世昌在赴英接带致远等四舰回国的航行途中，他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，“终日变阵必数次”，“时或操火险，时或操水险，时或作备攻状，时或作攻敌计，皆悬旗传令，莫不踊跃奋发”。他要求部队演练达到的水平很高，“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，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之使臂”。因此正如《朝警记》书中所称道的，“邓军门督率诸艺士，使船如使马，鸣炮如鸣镝，无不洞合机宜。”①《楼船琐记》一书还记载了邓世昌训练海军时表现的性格和精神风貌。据载，在他接舰回国航行到西班牙水域时，某次他和下属官兵一同乘舢舨离舰操练，在返回时忽遇特大风浪。当时操纵如果稍有不慎，就有覆舟葬身大海的危险。但邓世昌临危不惧，亲自把舵，终于战胜狂涛骇浪，使大家安全登舰。在军舰航经印度洋过程中，也有一段非常惊险的航道。其是“南北潮头汇集之处，北从印度洋奔腾，东南从七州洋汹涌而西，至此相遇，潮头激撞，有高至数十丈者”。邓世昌这时虽然正在生病，但他不靠洋员，顽强发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，亲自上望台指挥航行，从而使军舰顺利通过险区。此外，该书还反映了邓世昌为人善良，富有同情心等难得的优良品德。由于他是船政学堂出身，和一般官吏相比，沾染官场习气较少，因而能够保存一些来自民间的淳朴气质，对下层人民不歧视，并能给以帮助。他给自己的军舰规定，凡在海上病死的水手，都尽可能做到在陆上安葬，以免葬身鱼腹。当他于一八八七年接舰回国航经直布罗陀时，有八个广东佣工前来求见。他们是被卖到欧洲已廿余年的“猪仔”（广东人称被骗之人为“猪仔”，掠卖人口为“贩猪仔”），虽然终年辛勤劳作，但由于杂费太重，工钱只够缴官，所以仍不得温饱。他们向邓世昌哭诉着做为游子有国不能归的痛苦，请求给以搭救。邓世昌派人了解情况以后马上答应了，使他们得以随船回国。

一八九四年（光绪二十年）七月，日本对中朝两国发动侵略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。早在战争爆发以前，邓世昌曾随军赴朝帮助朝鲜政府平乱，深知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素有野心，因此他积极主张做好战争准备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在丰岛海战中，日本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，击伤广乙、济远两舰，掳走操江并击沉高升号载兵商轮，使一千多名

①《中日战争》丛刊第一册一六七页。

爱国清军官兵遇难。邓世昌对此非常气愤，要求出动打击侵略者，但被丁汝昌阻止①。八月一日，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，日本政府一方面为夺取黄海制海权，制定了“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”的计划，另一方面则向朝鲜大举增兵，准备攻击平壤。清政府为应援平壤清军，决定雇用招商局五艘轮船运送铭军六千人，从大连湾海运到大东沟（位于鸭绿江口，今属东沟县）登岸，然后再由陆路开赴平壤。为了保证运兵安全，清政府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航。

九月十六日凌晨，丁汝昌率领舰队护送运兵船自大连湾启航。参加护航的有旗舰定远和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等十二艘。当日中午抵达大东沟口外。十七日清晨，所载渡兵和武器、辎重等已全部登岸，丁汝昌下令准备午刻启碇返归旅顺。但上午十一时许，只见西南方黑烟滚滚，隐约可见有一列军舰开来。接着几乎各舰都同时报告发现日舰，发出了战斗警报。海军提督丁汝昌命令各舰立即做好战斗准备。舰队全体官兵同仇敌忾，斗志昂扬，决心以血战迎击来犯之敌，为丰岛海战死难的弟兄报仇。差不多和北洋舰队发现日舰的同时，日本舰队也发现了北洋舰队。原来，日本舰队于九月十五日配合陆军侵占平壤之后，在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率领下，为寻找北洋海军主力决战，当时正在附近海面游弋侦察。他们发现北洋舰队以后，便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为先锋，以旗舰松岛和桥立等六舰组成的本队在后，列成一字竖阵，凶恶地向北洋舰队扑来。这时丁汝昌已下令起锚迎敌，全舰队在他的指挥下，以大无畏的精神列成人字阵向日本联合舰队冲去。于是两军便在黄海上展开了一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大海战。

海战开始以后，海面上炮声怒吼，烈焰飞腾，战云漠漠，日光失色，北洋舰队全体官兵以勇敢顽强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，和日本海上强盗进行殊死的搏斗。在这场海战中，邓世昌表现得特别英勇，他以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，在海上率舰纵横驰骋，猛打猛冲。海战开始不久，旗舰定远桅杆忽然被日舰排炮打断，帅旗被打落，丁汝昌也身受重伤，整个舰队有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的危险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邓世昌知难而进，不怕吸引敌人火力，立即在自己舰上竖起帅旗，从而稳定了军心②。海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以后，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将一字竖阵变为太极阵，把北洋舰队人字阵裹于中间，而使北洋舰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。接着致远等三舰又被划出阵外，陷入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

①②《清史稿》列传二四七。

击队的包围之中。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，邓世昌毫不气馁，“独鼓致远一舰冲锋直前，为诸舰先”。他指挥“开放舰首舰尾英厂十二墩之大炮，并施放机器格林炮先后共百余出，击中日舰甚多。”①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少将见致远舰如此骁勇，对他是个很大威胁，便集中吉野等属下四舰一齐围攻致远。在敌人的疯狂围攻下，致远虽中弹累累，受伤颇重，同时炮弹垂尽，但仍奋战不已。恰好这时和日舰吉野相遇。吉野为日本新购大舰，船捷炮利，是日舰队主力。邓世昌曾在军中经常对人说“设有不测，誓与日舰同沉！”②此时，他觉得正是实践自己这个誓言的时刻，便决意与之冲撞，同归于尽。他对大副陈金揆说：“倭舰专恃吉野，苟沉是船，则我军可以集事”③，接着他又在舰上大声喊道：“吾辈从公卫国，早置生命于度外。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！”④于是他就率领全舰官兵，开快车向吉野猛冲过去。但不幸的是，就在即将撞上吉野的时候，致远被吉野发射的鱼雷打中，结果锅炉进炸，舰身破裂，船体右倾，顷刻间于下午三点三十分在黄海海面上沉没。全舰二百五十多名官兵除七名遇救外，全部壮烈牺牲。就在军舰即将完全沉没的时候邓世昌犹大呼杀敌不绝。他坠海以后，其随从刘相忠以救生木艇相援救，但他不受。后来又被它舰救出，然而他在顾视了全舰荡没的惨状之后，悲愤地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义不独生！”⑤，说完就向大海投去。邓世昌有一爱犬，这时游到他身边，用咀衔着他胳膊，使其不沉。邓世昌挥手斥之，仍不去，改用咀衔其发辫。邓世昌这时已抱定与全舰官兵同生死、共存亡的决心，于是他望海长叹一声后，便捺犬首入水，使自己沉没在汹涌的波涛之中⑥，时年仅四十六岁。

邓世昌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，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北洋舰队全体将士。他们在四舰被击沉、二舰无耻逃跑的不利形势下，仍顽强地坚持战斗。他们继续重创敌舰多只，日旗舰松岛被打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指挥能力，不得不以桥立代替，吉野舰舱面上的设备被炮火扫地以去，也仅剩下了一具躯壳，同时又毙伤日海军官兵一百多名。结果迫使

①⑤《番禺县续志》卷二十三。

②《中日战争》丛刊第一册一六七页。

③同上书，六十七页。

④《清末海军史料》三五五页。

⑥《清末海军史料》三五五页。

日本联合舰队不得不于暮色苍茫之中，抢先向西南方向退去，从而使日本侵略者所谓“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”的狂妄计划，一时未能得逞。

邓世昌为国殉难后，清政府颁布上谕：“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，首先冲阵，攻敌被溺，后遇救出水，义不独生，奋掷自沉，忠勇性成，死事尤烈。著照提督例从优议恤，并加恩予谥追赠太子少保衔。”以后又经部议赏给骑都尉世职，予溢壮节等①。清朝光绪皇帝为他特撰挽联：“此日漫挥天下泪，有公足壮海军威”，并作诗一首，发到邓氏祖居，以表震悼。诗云“城上神威炮万斤，枉资剧寇挫我军。后来天道终许汝，致远深沉第一勋。”②与此同时邓世昌的壮烈牺牲也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。当时英法海军在场观战者，无不啧啧称叹他“忠勇为不可及”③；国内也有很多人写诗歌颂他“勇敢壮节首捐躯，无愧同袍夸胆识”（郑观应：《忆大东沟战事感作》）和“将军视死甘如饴，凛凛大节青史垂”（缪钟渭：《纪大东战事吊邓总兵世昌》）等。就连一向贪渎误国的李鸿章也不得不极表折服地叹息道：“不图斯世尚有此人，而卒以捐躯报国，所谓言能顾行者非欤？”④而且时至一八九七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，清廷还以“已故总兵邓世昌，恪遵母训，移孝作忠，力战捐躯，死事最烈。伊母郭氏，训子有方，深明大义”⑤，而旌奖邓世昌母匾额一方，由此可见邓世昌身后影响之大和深远。甲午战后，由于英雄忠骨长存海底，无法寻觅，其家乡人民特在广州北郊沙河他的母亲墓下修筑了邓世昌的衣冠冢，同时山东人民有感于邓世昌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，也特为他在成山角之巅塑像建祠，让他仍俯瞰着黄海，象征他仍守卫着祖国的海疆并激励后人的爱国情思。

①③《番禺县续志》卷二十三。

②《邓世昌遗事及其有关文献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一九八二年第二期。

④《清末海军史料》三五六页。

⑤同上书，三四八页。